

陕

西

交

通

陕

西

交

通

月

末

版

传真：(029)88669290

电子邮箱：sjby@vip.163.com

凝聚发展力量 传播交通价值

准印证号(陕)J2026-SY019 丙午年正月十一

2026.2.27 星期五 第2434期(总2535期)

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

主编 郭少言 责编 袁立忠

年 凳

文 / 高艳妮

我老家宝鸡扶风的年，是从搬出那把旧凳子开始的。

它究竟多少年岁，无人说得清。奶奶说嫁进来时它就在，姑姑说是爷爷亲手做的，两人争了几回，来历依旧无从考据。凳面裂着细缝，榫卯早已松动，坐上去得小心，不然准被夹一下。家里大人小孩，没有谁没挨过它“咬”。可每年腊月，它都准时上岗，陪着一家人，走过一整个腊月与正月的年节时光。

它破旧，用起来更心疼。它又很牢靠，家中但凡郑重场合，总少不了它。

腊八清晨，年味从一碗热粥里飘来。大铁锅里腊八粥咕嘟作响，第一碗总是盛得满满，轻搁在这把凳子上。白蒙蒙的热气萦绕在祖先牌位前，这缕热气，便成了代代相传的念想。

祭灶那日，凳子被挪到灶房。老话说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”，但这规矩在我家早破了，奶奶踩着凳子，小心取下旧灶神像，轻声念着：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凡保平安，供上灶干粮，灶王爷心情愉悦，上天述职时能说家里好话。”厨房里，奶奶细细地叮嘱着，灶王爷这一年，真是忙。

扫尘日一到，年味更浓。“二十四，扫房子”，除旧布新，扫去晦气。这天凳子最是忙碌，家人踩着它够蛛网、擦窗框。有时门帘、被套、甚至年货都堆在上面。它吱呀轻响，像个不肯歇息的老伙计，默默驮着一家人辞旧迎新的盼头。

年三十，凳子被仔细擦净，垫上手工坐垫，虽避不住裂痕，却添了满堂喜气。贴春联、守岁、吃年夜饭，桌边挤不下时，它便是最稳妥的候补席。兄弟姐妹年年打赌，谁会被它夹一次。“噉！”一声惊呼，满桌笑声炸开。被夹到的人揉着屁股笑，没人真恼，倒像年夜饭里一道独有的趣味，经历过，这年才算圆满。

正月里，年俗一桩接一桩，凳子依旧不得闲。初一祭祖，供品层层叠叠，它稳稳垫在最下边，托着思念与祈愿；初五送穷，院里鞭炮声声，它就安安静静待在屋角，看着一家人把新一年的盼头迎进门；正月十五，自家做的元宵排满盖帘，架在凳上，只待下锅，圆满藏在这一碗甜香里。所有热闹滚烫的年俗里，总垫着这件老旧却坚韧的东西。

正月一过，它会被放回二楼库房，静候下一个腊月。

今年回家，三岁的小侄子把玩具摆满了凳子，一不小心夹了手，眼泪汪汪。太奶奶抱起他，拍拍凳子说：“它认人哩，咬过一回，就记住了。”

是啊，它记得。记得每一碗腊八粥的热气，记得每一次贴灶神的虔诚，记得每一声被夹时的惊呼，记得每一场团圆与离别。所以，我们才敢一年年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

图 / 少育

在我老家渭南市临渭区东原，流传着一项饱含亲情与期许的风俗——为出嫁闺女的孩子“送灯”。自孩子降生起，每年正月，舅家便会携灯笼与椎巴馍登门，这份心意一送便是十三年，直至孩子年满十三岁行“完灯”礼，才算圆满落幕。这一习俗承载着长辈对晚辈护佑成长、岁岁安康的深切祈愿。

送灯绝非寻常礼尚往来，规矩与讲究藏于细节之中。送灯之人，唯有孩子的外公外婆、舅舅舅妈，或是与孩子父母情同手足、认下干亲的挚友方可担当，旁人绝不能代劳。灯笼的样式随孩子年岁更迭而变：幼时送大红宫灯，高悬门楣，添喜纳福、照亮家门；待孩子蹒跚学步时，便换成带音

乐的玩具灯，满是童趣，点亮孩童的欢乐时光；稍长些，便送轻巧纸灯，可亲手点烛提灯夜游，再搭配小玩具，让孩子在夜色里尽享嬉闹之乐。

第十三年的送灯，老家称作“满灯”，也是孩子的“完灯”之礼。这一日，家中大摆宴席，亲友欢聚一堂，共贺孩子告别懵懂孩童期，正式迈向少年。外公外婆、舅舅舅妈或干亲，除了送上一对灯笼，更要备上椎巴馍与礼金，以表郑重祝福；孩子父母则回赠厚礼，感念长辈十三年来的悉心牵挂与一路守护。行过“完灯”礼，意味着孩子顺利成长，椎巴馍的守护使命也圆满完成。

椎巴馍是这一习俗不可或缺的信物，寓意孩子茁壮成长、耳聪目

送 灯

文 / 段小银

明。其讲究“眼要大、额要宽”，寄托着长辈盼孩子聪明伶俐、前途无量的美好祝愿，造型分老虎馍与鱼馍两种：老虎馍寓意守护安康、体魄强健；鱼馍谐音“余”，既盼年年有余、衣食无忧，更愿孩子成长顺遂、前程广阔。孩子一岁至三岁，以及“满灯”当年，需送一对老虎馍、一对鱼馍；其余

年份，则是一虎一鱼搭配。蒸制椎巴馍也藏着门道：需提前数日准备，却不可过早，因花馍要留至正月十五后方可切开食用。面粉要选最白的头道面，老酵用温水泡软，加少量面粉醒发，次日续面再发，连醒三日，面团才算发透。随后请村里巧手妇人操持，反复揉面排气，按虎、鱼造型分块，捏出轮廓与五官，用牙签压纹，梳子印花，以红枣作眼尾、红豆为鼻、红辣椒当嘴，再点缀各式面花，入大锅蒸五十分钟，活灵活现的椎巴馍便大功告成。

点灯的场景，是我最温暖的童年记忆。正月十三晚上就开始点灯，夜幕初降，小伙伴们提着灯笼结伴出门，走街串巷、嬉笑打闹；正月十五更

是热闹非凡，孩子们腰系花馍、手提灯笼，三五成群从村东逛到村西，比灯笼样式、赛花馍精巧，偶尔碰一碰灯盏，欢声笑语洒满街巷。家长则将其余花馍摆上桌，旁插蜡烛，待烛火燃尽，便把花馍切成薄片，送给邻里长辈尝鲜，共享年节的香甜与温情。

如今村里孩子渐少，街头提灯夜游的盛景已不多见，但送灯笼的风俗仍在延续，只是愈发简化。传统椎巴馍多换成了面包鱼，手工灯笼也变成了各式工艺品。偶尔参加朋友孩子的“完灯”宴，想起儿时送灯、点灯的热闹，那些藏在灯笼与椎巴馍里的温暖回忆，依旧清晰如昨，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乡土印记。

（作者供职于大荔公路段）

一盏为你亮着的灯

文 / 陈军涛

作为一名80后，记忆里的年是刻在骨子里的暖。那时候的年味，浓得像锅里咕嘟冒泡的红烧肉，醇厚、滚烫，一闻见就从鼻尖暖到心底。小时候家里不宽裕，可年关一到，日子就像被人悄悄撒了把糖。父亲会用攒了很久的钱，买回一网兜炒得喷香的瓜子、花生、点心和裹着彩色糖纸的水果糖，还有平日常难得一见的猪肉。母亲则会系上围裙，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，酸辣白菜、炖萝卜、炒鸡蛋、炸豆腐丝、油饼、包子，这几样家常菜和主食，就撑起了幸福的新年。最让我开心的还是可以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服，心里满是得意劲。所以，我总盼着过年。

年夜饭后的重头戏，是守岁时一家人围坐包饺子。母亲先是擀好大小薄厚相间的皮，调好白菜肉馅，然后和我们一起包饺子。我包的饺子总是东倒西歪的，可母亲一样会把它整齐地放在蒸馍用的篋子上，还夸我包得好。包好的饺子要等到初一早上下锅，母亲说，这叫“守岁迎新”，新年第一口吃饺子，一家人就能整年团圆、平安顺遂。

初一吃完早饭后，父亲会带着我去给家族里的长辈磕头拜年。长辈们喊着“快起来，快起来”，给我发二五块压岁钱，把花生和糖果装满我的衣兜，这温暖的场面比什么都珍贵。今天这个风俗参与的人越来越少，可我觉得，这

一晚一叩之间，藏着对长辈的敬重，是刻在血脉里的“孝”，该好好传承下去。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，一块糖、一串鞭炮、一件新衣服，就能把整个年过得热气腾腾。一家人挤在屋子里，守着一台黑白电视，看着春晚倒计时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心里满是欢喜和幸福。

后来的日子按下快进键，上大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人生的节点接踵而至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整日奔波忙碌，像上了发条的钟，连过年都回不了家。虽然，电话里父母总说“没事，工作要紧”，可挂了电话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如今，年似变了模样。动动手指年货就能快递到家，视频拜年取代了走亲访友，朋友圈里，满是花样各异、丰富可口的年夜饭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生活好了，年味却淡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。

细细想来，年其实没变。老一辈还会在年三十贴对联、祭拜灶神，守岁看春晚；年轻人则忙着记录新年里的每一个瞬间，用照片和短视频留下年味。或许，年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模样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团圆，是跨越山海的牵挂，是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有一盏为你亮着的灯。那盏亮在老屋窗棂的灯，是我们最温暖的归途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富县路产养护管理中心）

蓝田旧事

文 / 郭树源

朋友送了一套过年礼盒，里面是经典的蒸碗套装，条子肉、蒸丸子、甜饭、蒸排骨等熟悉的菜式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只看一眼，便觉年味扑鼻。喜滋滋蒸了，人口倒也算得美味，只是到底差了些什么。闲暇时仍在琢磨，后来才惊觉，或许少的不是味道，而是共同赏味的人。

父亲的老家在蓝田，小时候关于年的记忆，大抵都与这里有关。蓝田人很看重节日，彼时爷爷奶奶尚在，每逢年关都盼着我们归乡。过年时的八大碗奶奶最为拿手，早早便选好了食材，用通电话勾着我：“邻居杀猪，我选了上好的土猪肉，炸了不少你爱吃的丸子……”

隔着电话线，我的馋虫便止不住了，恨不能立刻飞到奶奶身边去大饱口福。而后天天念着望着，假期一到，就飞也似地朝蓝田冲去，脑子里早填满了期待。到了屋，脚都没来得及歇，闷头就找奶奶，嚷着要吃八大碗。奶奶拍拍我的脑袋，笑得眉头都漾开了花，一声声应着：“好，好，都给你备着的。”一口丸子一口肉，再把软软糯糯的甜饭填入胃，整个人都跟着雀跃起来。分明是每年吃惯的口味，偏觉百吃不厌，甚至想着能将奶奶的手艺吃上长长的一辈子。多年后再回忆个中

细节，才终于明白那句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重量。

除了八大碗，街上的社火表演也尤为出彩。街头的年味极浓郁，且不说彩灯装潢，便是那飘扬的春节彩旗就足够惹眼，到社火表演那几日，街头的热闹用人声鼎沸来形容半点不为过。爷爷带着我从街头逛到街尾，不时与相熟的人攀谈几句，我没什么耐心，总念着那家卖油糕的铺子。爷爷不肯挪步，我就死缠着，苦求着，直到油糕入了肚才肯消停。爷爷最爱看表演，社火表演开始前，他就找好了绝佳的观赏位，等着扮演神祇的队伍路过，就带着我一路跟随。

年幼时，我极不耐烦听锣鼓声，觉得刺耳又冗长。后来再大些，锣鼓声成了陪衬，鲜艳夸张的表演服饰吸引着目光，再看那些豆丁大的孩子们大叫着奔来跑去，心里竟生出几分安然。

如今，爷爷奶奶均已逝去，我的童年与少年也跟着缺了一块，只有蓝田县年节时的热闹还在继续。昔日的我长大了，我的孩子又长到我曾经的年纪，我也会如我的父亲那般，带孩子去感受蓝田人经久不衰的风俗，把那些落在时光里的记忆播入心头。

（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）

臊子面和饺子

文 / 王璐

小时候在外婆家，年跟前，灶台里的柴火总是烧得通红，架起的大油锅里金黄油亮的麻叶、丸子在锅中翻滚，发出滋滋的声响……那些味道，包裹住了围炉守岁的童年。

外婆家在富平县薛镇，外公原本是镇上大队书记，退休后被安顿在镇上中心小学传达室，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在这里度过。外公外婆住在学校，老家的近亲亲戚从大年初一就开始陆陆续续来到学校给他们拜年，各自家里人口又多，每年春节，亲戚们络绎不绝。

老家过年的习俗是给拜年的亲戚们准备臊子面。大肉过水后切成小丁，和豆腐丁、葱花、韭菜一起下锅炒成浇头。碱水和面，汤底用煮过大肉加上调料的高汤。还要摆上四小碟，油泼辣子、红萝卜丝、凉拌土豆丝和凉拌豆芽，这些都是吃臊子面的标配。待到人齐，下面的下面、捞面的捞面、浇汤的浇汤，一碗碗臊子面，浇汤冒软，大人小孩连着汤喝个精光。

我的外公外婆认为过年应该圆圆满满，从我初中开始，直到外公离世前，外公外婆准备的都是水饺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早上九点多，镇上上近一点的亲戚就到了，饺子都是头一天吃完晚饭，我们就开始准备的。

一机会，连杨白劳也要称回二斤白面包饺子呢。孩子们盼过年，吃肉穿新衣，放炮压岁钱；大人们忙过年，蒸煮炸炒，扫房洗衣，剪纸挂灯，来年的希望都寄寓在这一个月紧锣密鼓的操持中。

如今，陕西各地都在奋力打造中国年，振兴传统文化，推动文旅产业，这使我们有机会重温那些消失的节日和仪式，年货节，长街宴，闺女回门宴，舞龙、锣鼓、秧歌，社火，大戏，庙会，文艺演出，cosplay……传统或新潮的活动充满了整个春节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春节仪式从家庭单元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，参与的人也多了，不仅是亲戚同乡，也有外地游客。承载的形态也变了，不仅是灶台前的忙碌，更是街巷里的狂欢。人们从各自封闭的楼房里走出来，聚集在灯火璀璨的街头，一起感受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春节氛围。

乡愁并非软弱的情感，而是文化自觉的开始。春节的内核——热闹、祈福以及社群认同，在社会力量的参与中被保留并放大了。如今，我们家乡的年，今非昔比，越过越红火了。回家，是春节的主旋律，也是内心对乡土的回归，这片土地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归属。

操持就交给了表嫂，刚开始的几年偶尔醋酸了盐淡了，但依旧是七碟子八碗碗，一定要把桌子摆满。长高的我，也陪着三舅，一起坐上了大人这桌，跟外公、姨父和父亲一起吃饭。说话间表哥就倒好了酒，外公主动打关，后辈们都劝着老爷子少喝，外公摆摆手“今儿高兴，没事”，一会和姨父划拳，一会和父亲玩老虎杠子鸡，还别说，几个父辈都不是外公的对手，一个个败下阵来。

酒足饭饱，碗盘撤走，换上了茶果和花生瓜子，大家围桌而坐，拉拉家常，说说过去的穷光景；喝喝热茶，聊聊当下的好日子，辛勤劳作了一个四季，过年，当是如此。

如今，这个习俗还在延续。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尤其是参加工作、结婚生子之后，拜年走亲戚竟然成了一种负担。没有了二八大杠，也不见了拜年馄饨和罐头点心，家家出门都是小汽车，拜年礼当也成了烟、酒、牛奶、补品之类的。不管东西贵贱，包装看着都很阔气。原本一天只走一家亲戚的拜年，也变成了走不过场似地完成任务。经常是到姑家姨家东西一卸，屁股还没暖热，就找个理由赶紧出门，一脚油门，匆匆赶往下一家，心里念叨着把年快快拜完，甚至恨不得一天把所有的亲戚都走完，也不知道这么赶，是为了啥？

最近几年春节，总赶上在单位值班，拜年成了奢望，只能给长辈们打电话发视频拜年。父辈们嘴上虽念叨着工作重要，拜不拜年无所谓，可眼角的失望和落寞，还是格外明显。今年排完值班，看着春节多出来的几天假，就急忙给三舅打电话，告诉他过年在他家吃饭的安排。年逾七十的三舅在电话那头声如洪钟地应着，姪子也在边上搭声：“你来，姪子给你上酒碟子！”

（作者供职于龙门工业园收费站）

拜 年

文 / 宋叶飞

小时候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。不仅仅是有新衣服穿，有压岁钱拿，还有拜年走亲戚的时候，能大快朵颐一顿。

小时候的年，初一过完，从初二开始，就要预备着篮筐一提，车子一骑，今舅家、明姑家地拜年。每年初二吵醒我的，必然是父母给接给外公家拜年礼当的动静。出门的时候，父亲一边允诺着母亲少喝几杯的叮嘱，一边顺手抓起裹好拜年馍的袱子，和提前给外公准备好的烟酒，一起放在篮筐中，往自行车头上一挂。姐姐坐在二八大杠的横梁上，母亲抱着我坐在后面，一家子说说笑笑出发了。路上，父亲嘴角叼烟，车子蹬得松快，遇到熟人打招呼也从“吃了么”变成“年过得好”。

到了舅家，匆匆给外公外婆磕了头领了压岁钱之后，便被几个年岁相仿的表哥们拉去院子玩棒炮拍画片，父亲和姨夫脱鞋上炕玩起了扑克，不为赢钱，就是等着吃席。母亲则熟练地挽起袖子，和姨妈一块帮着三舅和姪子准备饭菜。三舅曾经是乡厨，所以初二中午这一顿，也是整个春节最让我期待的一餐。

不多时，饭菜的香味便飘了出来，大人一桌，小娃一摊，分开坐定，凉菜、热菜是样样套套，虽不及饭店丰盛，但吃着、聊着，耳旁是父辈划拳行酒令的吆喝声，感觉好极了。再后来，初二这一顿酒席的